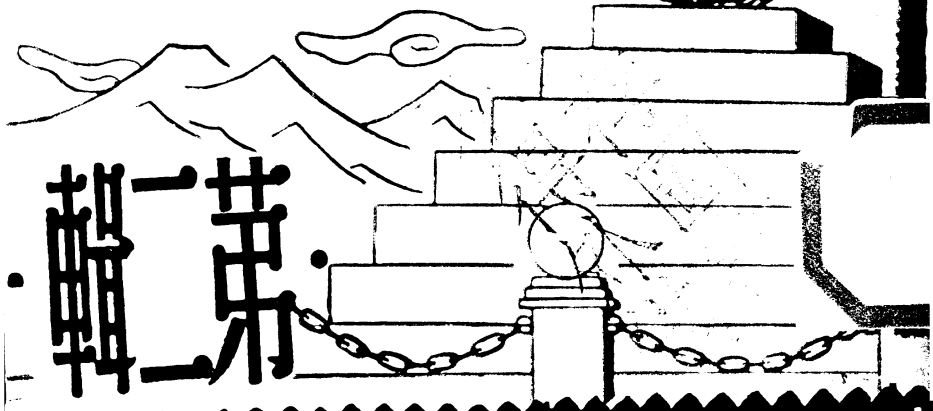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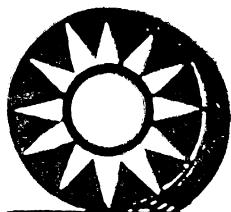


青年模範叢書

陸皓東 史堅如

何伯言編著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蹟



第一輯

青年模範叢書

陸皓東·史堅如

何伯言編著

青年出版社印行

青年模範叢書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張 謇、蘇 武 二 衛 青、霍去病 (三)馬 援 (四)班 超
(五)諸 葛 亮 六 李 世 民 (七)岳 飛 (八)辛棄疾
(九)戚 繼 光 十 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克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松坡 (八)黃花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 (一)遠征軍在前綫 (二)活躍的青年軍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悲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青年，此其所爲，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一)張騫、蘇武 (二)衛青、霍去病 (三)馬 援

(四)班 超 (五)諸 葛 亮 (六)李 世 民

(七) 岳 飛 (八) 辛 棄 疾 (九) 戚 繼

(十) 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 陸皓東、史堅如 (二) 鄒 容 (三) 秋

(四) 黃 克 強 (五) 陳 英 士 (六) 朱執信、廖仲

(七) 蔡 松 坡 (八) 黃 花 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 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 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 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 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 遠征軍在前線

(二) 活躍的青年軍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
事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
來甚少，雖廣爲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
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
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陸皓東 史堅如

目次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 一，中國近代革命的演進……………一
 - 二，兩個不平凡的少年……………一七
 - 三，『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陸皓東……………二五
 - 四，『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史堅如……………三三
 - 五，『革命風潮自此萌芽』……………四三
- 附：國父革命同志的第一人——鄭士良……………五一

陸皓東、史堅如

陸皓東、史堅如

一、中國近代革命的演進

「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

陸皓東

今人常謂「思想是行動之母」，這就是說，思想是指導行動的。但思想不會憑空發生；一定社會上先有了某種問題，然後該社會內的人才有了某種思想。問題的發生，大約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客觀的發生了問題；第二個階段，便是主觀上認識了這個問題。問題的發生，和問題的認識，是兩件不同的事。大概發生在先，認識在後。

客觀上，事實上，發生了的問題，一定要經過相當時期以後，才被人類所發現，所認識。首先發現並認識的人，謂之知幾；王陽明說：「知幾其神乎？」所以知幾的人，就是先知先覺者。就中國近代革命說，也是因為革命以前，發生了問題，並為先知先覺者所發現，所認識。不過問題的發生，常不是單純的，往往由若干因素或複雜的時代背景所造成。所以我們只要能分析清楚中國近代革命以前的情勢，就可知發生了一些什麼問題。現在且看當時的情勢：

(一) 中國民族思想的暗流——中國有幾千年燦爛光榮的歷史，自古就有「夷夏之防」，所以民族意識很濃厚的。清兵入關以後，北方雖已土崩瓦解，但南方勤王之師，却如風起雲湧。舉其要者，如史可法等擁立福王於南京，張煌言等擁立魯王於紹興，黃道周等擁立唐王於福州，瞿式耜等擁立桂王於肇慶，以及鄭成功之據台灣等等，其結果雖然都同樣失敗，但更激發了民族意識。清兵攻陷南京後，續向南方進兵，復處處受到中國民軍的反抗。這些民軍，既沒有守土的責任，又無所憑藉，不過激於民族的

義憤，抱定「寧爲漢鬼，不做胡奴」的宗旨，揭竿而起，和清兵相周旋，所以他們的處境最爲艱苦，而犧牲事蹟也最英勇壯烈！

明亡以後，一班愛國的人士，因感大勢已去，事不可爲，多避跡山林，從事著述，把懷念故國的情緒寄托於文字中，冀望以民族思想傳給後人，使不忘祖國。當時這種愛國志士很多，這裏僅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爲例：黃宗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他曾起兵勤王，從魯王於紹興；兵敗後，到長崎乞師，不得如志，遂返里閉門著書。清廷屢次徵召，他都以死拒絕，終保完節。他的著作，多是關於明朝的文獻，而「明夷待訪錄」一書，反對專制君主尤力，後來影響甚大。梁啓超說：「此書成於康熙元二年，當時遺老以順治方殂，光復有日，梨洲正欲爲代清而興者說法。」可見他的苦心孤詣了。顧炎武、號寧人，江蘇崑山人。他的母親是個熱烈的民族主義者，感悲明亡，不食而死；遺命誠寧人勿事二姓，這句話影響他一生。他曾起兵助魯王，事敗後，奔走東西南北，仍不放棄恢復中原之志。先後曾數譴孝陵和思陵，寄故國舊君之思。清廷屢次

要羅致，他都以死辭，寄人書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可見他立志的堅決。他的著作甚多，其中「日知錄」及「天下郡國利病書」最爲著名；他的詩文，都流露着愛國家忠民族的精神。王夫之、號船山，湖南人。清兵南下，他跑到廣東廣西助桂王起兵抵抗。失敗後，返衡陽山居，杜門著書。著作有「黃書」、「噩夢」、「讀通鑑論」、「宋論」等數十種，書中皆寓民族思想，而夷夏之別尤嚴。死時，他預先自題墓碣曰：「明遺民王夫之墓」；其志節可見一斑。這些愛國志士的民族思想，在當時雖然是很消極的，但從此播下了民族思想的種子，民族思想的暗流在民間滋長着！

爲了要消滅中國民族思想，滿清會採取過種種威脅利誘的辦法：康熙及雍正時候，會頒所謂「大義覺迷錄」，以破壞中國民族思想；乾隆更毒辣，他刪史書，定禁書，並大興文字獄，企圖根本消滅中國民族思想。經過這種毒辣手段，中國民族思想雖曾一度消沉，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它始終潛伏在民間會黨；乾隆以後，會黨如白蓮

教、天地會（又稱三合會或洪門會）乘機起事，前後亘數十年。「到了清朝中葉以後，會黨中有民族思想的，祇有洪門黨；當洪秀全起義之時，洪門會黨，多來相應，民族主義，就復興起來。洪秀全失敗後，民族主義更流傳到軍隊，流傳到游民。」（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後來軍隊中的秘密會黨，雖然被左宗棠破壞，但社會羣衆的秘密會黨却依然存在，民族思想的暗流仍滋長着，國父幼時尙能聽到塾師說洪秀全的故事，就是一個證明。這股暗流，只等待導火線，就要爆發了。

（二）滿清對漢族的歧視和虐待——清廷的政治設施，雖比元朝高明，但滿、漢的待遇仍極不平。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佔十八省（就當時言）中的一小部分，而其官於中國的，則以一最小部分，敵全國而有餘。就京官缺額說，除大學士、尙書、侍郎係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他如六部衙門之郎中主事缺額等，莫不滿多漢少。且理藩院，自尙書侍郎以至主事司庫，都是由滿人担任。

漢人不得豫指。這不過僅就中央官職一點而言，至於各省之中，滿清更擇人口衆多，物產豐富和山川險要的地方，設將軍都統治之，漢人不得担任其職位；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另爲內城以處之，以防備漢人，要使漢人永不得翻身。

至於滿清對於平民的虐待，則並不減於元朝。滿人入關之初，曾大屠殺平民，最慘絕人寰的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後滿人仍恃其戰勝者的地位，橫暴虐待，毫無顧忌。我們試看：滿清因鄭成功的圖閩，不惜遷徙沿海居民，沿海居民因而流離失所，死亡路途的，不知有多少；華人之旅居南洋的，視爲化外之民，任其漂泊，雍正乾隆且明旨不加以保護；「凡有水旱，略不憐卹，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太平天國討胡椒）。滿清既如此賤視漢民，因此對漢民的虐待，無所不用其極。順治初年，廷臣上疏曾說：「今天下之民，有圈地之苦；有逃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緯夫之苦；有打造戰船之苦；有藩府股削之苦；有驛遞騷擾之苦；又有水草不時之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沒之苦，行齋居送，十室九空。」可見當時漢族平民之苦

了。然而不但苦。並且隨時可以死，有死於擄掠，有死於欺凌，有死於力役，有死於疑獄，有死於橫征暴斂，這些死的，史不絕書，不勝枚舉。總之，滿清之對於漢民，無一而非虐，則漢人之對於滿清，就無一而非仇；虐愈多，仇就愈深。語云：「不平則鳴」；又云：「物極必反」。太平天國雖一度「鳴」「反」，但沒有成功。於是仇恨又積下去；到光緒間已積了二百多年，自然是大「鳴」大「反」的時候了。

(三)滿清政治的腐敗——在君主專制政體下，政治清明是例外，腐敗是平常；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人懷宰刮之心，政治清明更是例外。以乾隆之極盛，而有和坤之貪黷。到乾隆死後，抄沒和坤的家產，共計一百零九號，約值八百兆兩。當時人爲之語曰：「和坤跌倒，嘉靖吃飽。」因爲當時中國國庫歲入額，不過七千萬兩；和坤二十年宰相所刮的八百兆，超過了國庫歲入十年的總額。滿清極盛時代的政治實質已經腐敗如此，到了同治光緒時代，則更不堪問了。因爲在極盛時代，如乾隆帝，對於貪贓索賄，遣深惡痛恨；同光時代的皇帝，操縱在宮庭內幾個女子小人手裏，不惟不能禁止賄賂

，反變成了賄賂的傀儡。光緒初年所舉辦的新政，莫若興海軍；但當時的海軍衙門，人鄙目之如「新內務府」。頤和園得到一隻小汽船，海軍衙門就添設一個輪船公所；頤和園裝置了燈，海軍衙門就添設電燈公所；冗員充斥，浪費無算。北洋海軍成立時，西太后命其親信太監李蓮英隨醇王前往閱兵，蓮英到天津，聲勢赫赫，幾出醇王之上；丁汝昌、衛汝貴、葉志超、衛汝成諸海軍要人，爭奉重貲拜李蓮英門下，稱受業。諸人既樹此奧援，於是目中漸不知有主帥，連李鴻章的指揮都有點不靈了。嚴復說：「甲午之辦海防也，水底魚雷和開花彈子，有以鐵滓泥沙代火藥者。」毋怪甲午戰爭要失敗。就以太監一輩小人貪索，並且光緒帝的妃子和西太后還爭賣官缺，豈非奇事！

滿清宮廷既如此貪索，上行下效，各地方的胥吏更是胡作非爲了。國父幼時不會親身遇到地方胥吏勒索的事情。國父十八歲的那年（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緒十年，即中法戰爭結束之前一年），由檀香山回來，道經香港，改乘中國沙船開往翠亨（國父故的里）；出香港口子，必須過一個小島，島上有中國的稅收機關。這船將近小島的時候，船主

因對於本國人的品性，已飽受了經驗，特把全體乘客招聚攏來勸戒說：「你們對於釐捐局中的吏員不要麻煩！如果觸怒了他們，他們要難爲你們的。」船到了，稅吏勒索一番，滿載而去。國父見稅吏滿載而去，以爲他們一定很滿意，於是把行李收拾起來。剛上了鎖，不料又來了一批吏員，對國父說：「把你的行李打開給我們瞧！」國父說：「我已經受過檢查了。」這些狡猾的吏員說：「上次的檢查，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我們是收釐捐的。」國父聽了，只得把行李打開任受檢查。可是和第一次一樣，行李剛收拾好，第三批吏員又到甲板上來了。他們携着刀子，叮噠地響，指着行李，對國父厲聲說：「打開來！」國父說：「我已經過兩次檢查了。」這新的一批很輕侮地說：「前兩次不過是收本地關稅和釐捐罷了；我們是查禁私運鴉片和保護百姓的官員。」國父無奈，准他們第三次搜查了。船正預備航行，不料第四批又來了。這批吏員，穿制服，攜槍械，說是查禁私運火油的。對於這次無理的檢查，國父堅決反抗，不肯服從。但沙船終於被扣！直到第二天，船主納賄，才得開行。

「輿中會宣言」描寫當時政治情形說：「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這是實情，並沒有半點誇張。如果要拯斯民於水火，這時已只有推翻君主專制的一條路！

(四)列強勢力的侵入——歐洲自產業革命後，資本主義的經濟，日形發展，積極向外奪取殖民地。英國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她以印度的東印度公司為根據地，首先向中國侵略。因為英國人擴充商場的熱望，屢為滿清政府所阻止，遂以鴉片問題為導火線，惹起了民國紀元前七十一年（清道光二十年西曆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結果於紀元前七十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香港一島，開廣州等五地為通商口岸，並協定關稅規則。是為外人打破中國門戶的開始。中國自受此挫辱，一方面中國民族對於滿清的威力漸漸看破，一方面感受西方潮流的影響，到紀元前六十二年（清道光三十年西曆一八五零年）就有太平天國的革命。這次革命戰役，連亘十五年，到紀元前四十八年（清同治三年西曆一八六四年）纔告結束；是為中國民族勢力復活的時期。在太平天國革命戰役進行中

，又有英法聯軍入北京，咸豐帝避難熱河之事；結果與英法結城下之盟，外力壓迫的程，又加深一層。雖然清廷在和平天國的戰爭中，曾得外國人軍事上的一點助力，於是到戰事結束以後，所謂中興的新人物中，頗有感覺西方軍事技術優長的人，講求所謂洋務，在造船、製械、練兵、營餉上，盡力模仿西法；但那種皮毛上的西法模仿，終於不能發生抵抗外力的效能。到紀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緒九年西曆一八八三年），中法戰起，模仿西法的第一根據地馬尾船廠，不久被法軍破毀；紀元前二十七年北京條約訂立，失去南安瀋地；從此，中國的弱點完全暴露，列強對中國更加壓迫；國父決心革命，就在這一年。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以偌大的中國，竟打不過蕞爾三島的日本；列強以為中國容易分割，盛倡瓜分之說。當時的情形，誠如「與中會宣言」所指出：「鴛食鯨吞，已見救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危機的嚴重，已到了不容坐視的關頭！

（五）世界革命的潮流——自拿破崙一世以後，全世界充滿着民族革命運動的

緊張局勢。拿破崙利用當時的民族運動，在他軍力所及的地方，促起各民族推翻他們的專制君主，藉以滅殺各國政府聯合抗法的勢力；拿破崙一時，雖得漁人之利，但世界民族革命運動，從此風起雲湧，一變而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被壓迫民族恢復獨立，其中最著的，在亞洲為日本，在歐洲為意大利。當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梅特涅尙公然說：「意大利不過是地理上的名詞。」後經薩丁（意大利之一部）國王伊瑪努的發奮為雄，並得革命三傑的贊襄贊助和奔走呼號，遂於一八七一年（民國紀元前四十一年清同治十年），完成了意大利的統一。在意大利完成統一的時候，日本也有明治的維新。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關稅不能自主，司法也不能獨立，並時受外國兵艦的任意砲擊。日本志士鑒於當時民族地位的危險，遂鼓吹大和民族的精神，並贊助明治，吸收歐洲物質文明。從此日本漸趨強盛，且一戰而勝了我國。意大利和日本兩民族獨立的事實，給當時一個啓示就是：只要民族能自覺，去行民族革命運動，就可自救的。

然而世界革命的潮流，並不僅為民族革命運動所獨佔。早在十七世紀時，英國克林

威爾就建立過共和政治（人稱爲榮譽革命）。後來民權和君權又不斷的鬥爭，終於一六八八年，英國人民驅走國王詹姆士二世，迎立威廉爲王，威廉卽位後，卽刻裁可權利法案，認明人民的權利。所以英國民權革命，就是近世力爭民權的起點。及到盧梭倡天賦人權說，以對抗君權神授，民權思想，更形澎湃。一七七六年，美洲殖民地因不堪其母國英國的壓迫，遂揭獨立之旗；經七年的血戰，卒得脫英國的羈絆而建立民主共和國。十二年以後，又有轟轟烈烈的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發生；中間雖受挫折，但經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及一八四八年（民國紀元前六十四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的二月革命，共和制度，終告成立。此後民權潮流，以水到渠成之勢，波及到全世界。

在各國的政治革命發展到高潮的時候，世界的經濟也開始劇烈的變動。原來在十七世紀後期，英國牛頓發明了動力的原則以後，到十八世紀後期瓦特又發明蒸汽機，於是歐洲發生了產業革命。隨着產業革命的進展，工人失業日愈增加，社會財富的分配日愈懸殊，社會上因而形成有產和無產兩個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因要求解放，遂釀成對有

產階級的社會革命。自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後，社會革命運動，日形發展，而其最著的就是一八七一年（民國紀元前四十一年清同治十年）法國的「巴黎公社」運動。這次運動，雖然失敗，而社會革命的怒潮，却有一日千里之勢；如果產業未發達的國家要預防未然，那麼就是時候了。

x

x

x

x

x

從上面所述，可知民族的仇恨、內憂外患、以及世界革命潮流的啓示，交織的產生了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問題。這些問題，先後被我們先知先覺的國父和革命先烈所發現，所認識。國父和陸皓東等首先認識民族和民權問題，發生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思想，因而有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國父於紀元前十六年（西曆一八九六年）在倫敦蒙難脫險後，留居倫敦，發現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遂決心取民生問題與民族及民權問題同時解決；從此進行革命益力。於是到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

曆一九〇〇年）又有惠州的起義，及史堅如的炸德壽。陸皓東是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史堅如則是共和殉難的第二個健將，也是爲革命暗殺而成仁的第一人；兩人都是先知先覺者，都是近代革命的先驅者；後面是他們的生平及奮鬥犧牲的事蹟。

陸皓東、史堅如

二六

二、兩個不平凡的少年

「堅如聰明好學，真摯誠懇，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陸皓東

相若，此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國父

廣東香山縣有一個村子，名叫翠亨；牠的背景是一座犖頭山，蒼翠的樹木，碧綠的山水，看來直是一幅絕妙的圖畫。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清同治五年西曆一八六六年），有一個小孩子在這村子裏出世，這就是創造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我們的國父。過了二年（民前四十四年），又有一個不平凡的人物，在那裏出世，這就是本書主人公之一的陸皓東。他出生的那天，正是中秋節，所以家裏給他取名叫中桂，字獻香；皓東是他的別號。

生長出要做革命家的孩子的翠亨，決不是一個陋俗的村子。在當時，許多廣州和澳

門的富翁，因為翠亨有很好的風景，可以賞玩，并且離城及港口又近，交通便利，所以都在這裏建築有別墅。這樣，却使村中的人常常和城中市民接近，於是他們（村民）的意識和心智，都靈敏得多了。加之，皓東的父親曉帆先生，向在上海經商，眼界寬闊，對於皓東，能讓他自由在地長成獨立的性格，這樣，皓東幼時的發展，便已表現不凡。

皓東既是 國父的小同鄉，兩家相距不遠，兩人年齡又相近（皓東小 國父二歲），所以從少便時常在一起玩，而且很快便成爲很要好的小朋友。兩人的性情又相似；他和國父一樣的聰明，一樣的好對世俗表示反抗。八歲時，他開始入塾塾讀書，在塾中最喜歡畫圖畫；塾師罵他不專心讀書，他反駁道：「圖畫也是讀書的事，爲什麼要禁止？」塾師儘管不滿意他，却無詞以對。

在他十六歲的那年， 國父在檀香山因受耶穌教洗禮被哥哥德彰迫令回國，兩人久別乍聚，倍覺親密。在別離的幾年內，他仍在鄉間讀書，進步很快，學問已有了很好的基礎； 國父則與西洋環境接觸，知識日廣，尤富於新思想。所以兩人一談起來，便非

常投機，而彼此間的友誼，顯然是超過童年時代的階段了。有一天，他們兩人相偕外出遊玩，經過一座北帝廟時，看見鄉人向神像叩頭，狀至誠虔；他們兩人以其愚昧可笑，乃向鄉人演說開導。鄉人不聽，仍然叩頭；他倆便把神像毀壞。鄉人大嘩，羣向兩家家長提出嚴重交涉，要求懲治。國父的父親，執着手杖去追打國父，國父因避去香港，皓東則跑到上海。這可說是兩人合作革命的開始。皓東到了上海，便選定學習電報，時年十九歲。畢業後，被派到蕪湖電報局去工作，積功升到領班；但這不是他的志願。幸好他在二十三歲時，回廣東來和黎女士結婚，這又給他回國父湊好了共事革命的機會。他們兩人究竟如何携手革命，留待以後敘述。這裏接着要說的，是本書另一個主人公史堅如的少年時代。

堅如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三年（清光緒五年西曆一八七九年）五月五日，比皓東晚出十一年；皓東生於中秋，堅如生於端午，兩位最先成仁的烈士都是在大節日出世，好像造物已預先安排了他們後來的使命。廣東是革命的發祥地，堅如也是廣東人。他本來是明

末抗敵殉國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後裔；他的祖先世居江蘇溧陽，後徙於浙江山陰，到他的高祖德恢先生時，因遊幕於粵，遂在廣東番禺縣落籍。他的曾祖善長先生，道德學問，俱爲時人所推重，做過江西餘干縣知縣，晚年著有『味根山房詩文集』、『輪台雜記』、『東還記略』諸書。他的祖父史澄先生，是清道光己亥年舉人，庚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充順天會同考官，福建、山西主考官，國子監司業，右春坊中允；後以母老倦游歸里，擺脫政治生涯，從事教育，主講端溪、粵秀兩書院，番禺、南海兩縣學子，多出其門下；其著作也不少，有『本源錄』、『趨庭瑣記』、『家塾論文』、『古今體詩鈔』、及續修省縣兩志書，均刊行於世。他的父親悠乾先生，有文學天才，少時就有文名，但不驚功名，潛心學理。堅如就是生長於這樣一個家學淵源的家庭。

悠乾先生有四子三女：長子久照，次子古愚，再次久述，堅如最小；長女完，次靜雲，再次憬然。堅如貌如女子，而性剛正，沉默寡言笑。幼時，體弱多病。他的父親死時，他纔七歲，全賴他那賢惠的母親方太夫人來教養。她教育子女，頗合兒童教育原理

，各因性之所近而導之，使發揮其特長，不過於勉強。堅如初人塾讀書，塾師爲多烘先生，只知教學生終日讀那不能領悟的深奧古書，堅如深以不感興趣爲苦。他在課餘的時候，只是默默靜坐，不喜和羣兒嬉戲；有時興之所至，輒揮筆漫畫，畫爲花鳥人物，竟能必工必肖，見者無不稱爲小畫家。他的母親，因爲他體弱，也不加督責，任他自由發展。

堅如稍長，他的母親改令從某孝廉學。那位孝廉係名下士，經學書法，素爲時流所推重。堅如對於經籍不措意；但於六書之學，極有心得，以其餘發爲篆隸，旁及金石，多古雅雄逸之致，不過後來覺得不切實用，就棄而不事了。他痛惡八股文，與人談及，必斥其非。他好瀏覽古今史冊，講求經世之術；又喜研究西政、西藝、兵法、地輿等學。他讀史到權奸橫行處，輒拍案叫罵，大有恨不能手刃奸邪之概；而對於荊軻、聶政等壯士的行爲，則稱贊羨慕不置。可見他尙俠好義，係秉諸天性。

爲了補救身體羸弱的缺點，他於讀書之餘，兼習武藝，曾從日人學劍術，又請拳師

教刀槍。他對於十八般武藝，雖不能說般般精通，却已有所窺，因此體格漸漸健壯了。他有時在家裏舞劍使槍，有時縱馬郊外，登山涉水，規畫形勢，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發生，其結果，偌大的中國，竟被蕞爾的日本打敗，不得不割地賠款以求和。堅如那時雖只是十六歲的少年，但他是先知先覺者，不像國人的迷夢。當他聽到那不幸的消息時，非常憤慨；他從此看出了滿清政府的軟弱無能，官吏的腐敗瀆職。他嘗憤憤地說：「國家眼看就要傾覆了，誰尸其咎？我是個有血性的男子，豈肯戴民賊以取辱麼？我將實行我的志願了！」一天，友人與論君臣大義，堅如正色說：「民主爲天下公理，君主專制必不能治，卽治也不足爲訓的。今天的中國，正如數千年來的破屋，敗壞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非盡燬而更新之不爲功。」當時一般守舊的人，聽到他這種論調，無不目之爲瘋狂，不敢和他接近。他的哥哥古愚，恐怕因此惹起禍事，連累老母，就勸告他不要再輕發那種激烈言論，並阻止他與外人交往。而堅如却回答說：「多言固足賈禍，但國家危辱如此，虛生世上，又有什

麼益處呢？」可是堅如後來畢竟稍稍接受了，乃兄的勸告，漸少與外人交際。除與蘇曼殊間相過從外，常在家與兄古愚及妹憬然互相切磋，談論國是。每遇意見相左時，便爭論相持不下，至深夜尙不罷休。但結果古愚，憬然終於爲他的理論所屈服而贊成他。其後堅如奔走革命，得其兄妹的協助不少。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八月，北京發生了有名的「戊戌政變」，維新運動被西太后一手推翻，維新派的領袖人物或被殺或出奔。這個消息係初八日傳到廣州，堅如聽到了，忽忽地跑回家，氣憤憤地對哥哥古愚說：「天下事敗了，此老婦真可殺！」古愚方午餐，聞言放下碗筷，忙問其故；堅如就把他得到的消息，講述了一遍。言畢，兩人相與嘆息不置。堅如從這時起，更看透了滿清政府的昏庸無望，更深深感覺得國家的危殆，就決心推翻滿清政府，結納志士，從事革命。他革命的思想，至此已由言論而進入實行的階段了。

陸皓東、史堅如

二四

三、「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陸皓東

「一部黨史，講起來實在複雜，犧牲的同志也很多，說不勝說，大概說來，幫助 總理最大，能爲黨中心人物的有四，即陸皓東、黃克強、陳英士和 總裁蔣先生四位。我們黨的歷史五十年，這四位要算最重要的人物，於本黨的關鍵最大。陸皓東先生是興中會時代的代表人物，他爲保護黨旗而犧牲，我們看見黨旗，就要傷悼他，紀念他。……」——

張繼

自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緒十一年西曆一八八五年）中國爲法國戰敗之後，國父就決心傾覆清廷，創建民國；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三、「爲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陸皓東

國父肄業廣州博濟醫學校時，於同學中物色得鄭士良，引爲革命同志。國父在廣州學醫剛一年，聽說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因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遂轉學香港入雅麗氏醫院附設之學校（該校即後來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致力於革命的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的，在香港有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當時稱之爲「四大寇」。皓東這時因爲結婚的緣故，剛好從上海回來，也參加了他們的活動。國父在雅麗醫學校畢業後，到澳門去行醫，旋又在廣州開設藥房。不久，國父即將藥房事務托由尹文楷管理，已則於治病之餘，常到廣州廣雅書局內的抗風軒，及香港歌賦街楊耀記號內，和皓東、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鄭士良、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尤等，密商改造中國的方針，由國父提議，設與中會爲進行的機關，但因當時同志不多，未得具體；不過「驅逐鞑虜，恢復華夏」的宗旨，却已於此時確定。經大家的推舉，皓東和國父便從廣州北上，先到北京天津去窺察清廷的虛實，後來皓東一個人又轉到武漢，瀏覽長江形勢。紀元

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國父以中日戰爭發生，有機可乘，乃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並籌募款項，作回國起義的準備。皓東則和其他同志仍然在香港暗中進行。他父親死後遺留下來的財產頗豐，他毫不吝嗇地提取出來作為運動的經費。

戰爭進行中，清兵屢敗，朝鮮既失，旅順、威海衛又相繼陷落，京、津也岌岌可危。國內同志見此情勢，便急拍電促國父回國來主持。國父乃偕鄧蔭南、宋居仁、及歐美技師將校數人歸國，於民國紀元前十七年（即乙未年）春抵香港，即與皓東、鄭士良、陳少白、黃詠商、楊衢雲、謝纘泰諸人，策劃進行，決定擴大興中會組織；即在香港士丹頓街開設乾亨行，以為幹部集結之所；皓東和鄭士良、並洲美技師將校數人到廣州組織農學會於雙門底之王氏書舍，為實行機關；國父則往來於粵、港之間，策劃一切。

這時的局勢，對革命非常有利：第一、清廷戰敗，和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舉國沸騰，革命黨聯絡會黨及軍隊的工作，較易進行。第二、當中日戰爭初起時，清

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招軍隊；及戰事停止，又遣散四分之三。這些被遣散的軍隊，多流爲盜賊；卽未被遣散的也憤憤不平。革命黨乃進而運動，各軍士都欣然聽命，願効死力。

第三、廣州的巡防隊兵脫去軍衣，四出劫掠；百姓憤極，實行自衛，將爲首的亂兵捕獲，拘在某會館；不料巡防局員，率衆撲攻某會館，劫出被囚諸人，並將某會館強掠一空。於是居民特開會議，議決派代表向巡撫衙門陳訴，但反被拘囚或驅散。從此民怨日深，投身於與中會的漸多。

在這種有利的情勢下，革命工作積極進行。國父及皓東派人分赴內地聯絡各處會黨營勇，使之四方響應，以張聲勢；如北江之大礮梁，香山隆都之李紀侯、艾泉，城外三元里之鄉團等，彼此聯成一氣，充作基本外援；更派會黨多人，充作炸彈隊，在各要區施放炸彈；又購小火輪二艘爲運輸，將短槍裝入木桶內，冒充士敏土，運交雙門底聖教書樓等處；另準備由香港挑選健兒三千，假扮工人進省，作衝鋒決死隊；皓東自己特創製一種青天白日旗，作爲起義的標幟。籌備半年，到七月間才告竣事，遂決定九月九

日，乘粵俗重陽掃墓節，混合鄉人發難：預料可一舉而奪廣州，不料竟發生意外之變！

原來黨員朱淇之兄騰生，向在西關清平局辦事，甘心事虜，反對革命；聞其弟列名黨籍，且担任起草討滿檄文，恐被牽累，竟用朱淇名義，將黨人舉動，密告緝捕委員李家焯，以期將功贖罪。李得報後，一面派探勇偵察 國父行動，一面親赴督署稟報。粵督譚鍾麟聞李家焯報告有人造反，急問何人，李以孫某對；譚大笑道：「孫乃狂士，焉能造反？」堅不肯信。李失意而退。到九月初八日，楊衢雲在港以佈置尙未完備，遽通告延期兩天；到初十晚派丘四、朱貴全率領平日散處新安所屬深圳、鹽田、沙頭各地而現在集中九龍之會黨二百餘人，搭保安輪晉省。不料在延豫期間，已爲駐港偵探韋寶珊所偵知，遂電告粵吏，使爲戒備；同時革命軍偷運的短槍六百餘桿，亦爲海關發覺。譚督於初十日聞報，極爲恐慌，急調駐長洲的營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衛，並令李家焯率兵勇到雙門底王氏學舍搜捕黨人。雙門底的機關本來由皓東主持，他最先得消息，便即刻通知各同志散開，自己也和 國父避往別處。一會，他忽然想起黨員名冊遺遺在機關裏

，沒有拿出來，想冒險去取。大家都勸阻，以爲機關最爲清吏注目，必先搜查，回去危險實多，徒然犧牲是沒有益處的。皓東說：「黨員名冊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名株連，我黨還有餘類麼？我個人冒生命危險，去保全多數同志，實分內的事！」遂不顧而行；大家再要阻止，已來不及。他到了機關部，暗探已隨其後，密密地把機關包圍起來。他知道已難倖免，便把門緊緊閉上，取出黨員名冊焚毀；警探破門而入，然後就捕。此外尚有程耀臣、程懷、劉次、梁榮等四人在他處被捕。當國父得悉事洩時，曾急電香港楊衢雲，要所派的二百人不要來；不料此電到達時，人及槍枝均已下了保安輪，無從阻截。及該輪抵廣州時，清吏已率兵在碼頭截緝，捕獲丘四、朱貴全等四十餘人，餘黨知大事已去，一聞而散。

皓東被捕後，視死如歸，直認殺滿興漢不諱，供詞慷慨激昂。清南海縣令提訊時，叱令使跪；皓東不屈，慨然索紙筆認供，振筆直書，其辭云：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縣翠亨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

。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滲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泣涕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吾與孫君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醜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即曰我輩食毛踐土。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士？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我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旣斃，九世合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清吏以皓東措辭激烈，且不肯供出同黨，遂以非刑研訊，凡釘插手足及鑿齒等刑，幾乎都用過；皓東死而復蘇者數次，仍堅不肯吐出同黨，且說：「你雖嚴刑加我，但我痛心不痛，其奈我何！」遂於二十一日從容就義。「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國父語）與皓東同時就義的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而曾任廣東水師統帶之程奎光一人則被打軍棍六百，慘死於獄中。

四、「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史堅如

「滿人入關，宰制諸夏二百餘年，強敵乘之，漢族淪為輿隸；於是有史

堅如、吳孟俠、徐錫麟、溫生才、陳敬岳相繼殉義死（按皆革命刺客），

而堅如實為之倡。」——胡漢民

韶東殉難後之五年，而有史堅如行刺粵督德壽之舉。

上面說過，堅如蓄志革命甚早，到戊戌政變，而心益決。可是當時風氣未開，苦無同志，家財又不足以召募豪傑。這時廣東草野嘯聚，所在多有，堅如又想投身參加，借其力量來起事；後來覺得此輩不足與謀，遂又中止。但仍隨時物色天下志士，常對他們演說民族獨立的大義和中國危急情形，來警惕和激勵他們。這時僑居廣州的美國人有格致書院之設；堅如暫時既不能實行他的革命大志，姑且入該院肄業。這裏所學的為數學

、物理、化學等科學，從此他的思想別開一個新生面，得知西洋的科學文明；後來刺、毒時，能自己裝置炸彈，實基於此。他在院中成績很好，掌教尹士嘉頗愛重他。同學中也有主張革命維新、流血救世的，彼此互相策勵，應求漸廣。但堅如少失怙，事母至孝，不欲以己志聞於高堂，乃於民國紀元前十三年（清光緒二十五年丙辰一八九九年），與兄古愚妹憬然共勸母親徙居澳門，以便自己行動便利。

恰巧這時有日本人在粵設立東亞同文會，會長爲高橋謙；堅如往訪之，意氣極相投。高橋力勸堅如東游，說到那裏大可增長見識，物色豪傑，且中國革命黨領袖也在日本，可以晤談。堅如聞言，心嚮往之；遂由高橋介紹，先往香港晤革命黨陳少白、楊衢雲諸人。堅如見陳楊之後，就加入了興中會。不久堅如即行東渡，路經上海，稍作勾留，結識豪傑；恰巧遇着湖南同志畢永年，遂偕往漢口，游覽形勢，晤各會黨首領，及湘鄂志士；周旋之下，莫不傾結。及到日本，彼邦人士見其少年英俊，交相引重。抵東京，按址造訪 國父，傾吐胸臆，指畫大計，縱談經旬，日夜不厭。國父對他，甚爲獎

國父因他與會黨融洽，乃命他再入長江，於此乃有長江會黨併合於興中會之事。

堅如自回廣東後，更積極進行革命工作。這時粵督仍爲譚鍾麟，昏聩貪鄙，不孚民望，本來是發難的好時機，可惜堅如剛回廣州，沒有基礎。不久，清廷派李鴻章來，李威望素著，兵備較完，圖謀起事，較前爲難；幸而這時堅如與同志微行山澤，聯絡會黨，經畫一切，已漸有端倪，只等時機，即可發動。紀元前十二年（即庚子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拳匪亂起，殺洋人，燒教堂，攻使館，引起了八國聯軍入北京事件，全國人心騷然。國父認爲時機到來，立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命堅如急謀在廣州響應。但起事是需要大宗款項的，如添裝置械及餉糈等在在需款。堅如自日本歸時，本來即已打算把家中田產全數出售，估計可得三四萬金；但他的家庭向來豐有，並且既沒有嗜好，又未涉商務，現在如此急於變賣產業，人家反多疑怪，不敢受買；及到拳匪事起，富戶都自危，各謀挾資逃走，過問的更少。但這時衆勢已合，不可離散；堅如應接同志，往來港澳，需款頗鉅，用度支，每每不給，惟以借貸典當來濟緩急。

，因此他辦事益覺棘手。堅如任平昔，體貌雖現得羸弱，而精神却很強健，到現在則已心力交瘁，形神銳減。常在深夜起來，徘徊踟躕，仰天太息。變賣產業之事，既一籌莫展，乃嘗試陰說平日相識人中之有力的，希望能感動他們，有所輸助。不料平日守舊迂謬並和堅如不睦的人，聽到了這個消息，遂從而忖測播揚，說孫某將奪據省城，堅如實爲之前驅。堅如的宗族人等聽到這個謠言，大爲驚慌，都奔避澳門，動色詬怨，說大吏已懸千金購堅如，請趕快走，不要連累宗族。但民族是高於宗族的，堅如卒不爲所動！

先是，堅如打聽得廣州駐防人數，旗多於滿，外人看來旗滿似乎沒有分別，實則滿素抑旗，旗人平日積怨已久。堅如遂倡聯旗滅滿之策，與旗人有勢力的百端交好，因勢而利導之；有旗人練達成者，頗具血氣，小有才，堅如因祕授方略，令陰結羽翼，刺探機密，以供贖策；廣州各要隘，以東北爲建瓴，以西南爲犄角，潛師襲擊，分路並進，東西北三江如區新、馬王海等會黨首領，復準備各率勇士馳會應合，綜計各路約數千人

，定期七月某日起事。不幸堅如變產籌款之事未成，軍械又未運到，遂改期爲八月某日。但到八月中旬時，鄒士良已在惠州三洲田發難，義師所指，勢如破竹，粵督竟調集清軍約二萬以上，大批東開，包圍義師。堅如眼看義師漸漸勢孤，自己仍以款項無着，不能立即大舉響應，焦急萬分，乃變更原來計劃，決用暗殺恐怖政策，擇清吏之權位重大的，如督撫將軍之類予以殲除，使其主持無人，餘醜喪胆，不敢傾師東向，則東江戰事，勢必和緩，惠州義師，可以從容發展。同時再發動西北兩江義師，進迫省垣，犁庭掃穴，大局可定。堅如打算既定，遂進行暗殺工作。

這時清粵督已由德壽接任，地位最高，威權也最大，遂成了堅如暗殺的對象。堅如探得督署旁有後樓房一座，經實勘察之後，遂進行租賃；恰巧賤價售出家產一部，約得三千元，遂託鄧蔭南、黎禮二人密購外洋炸藥二百磅並藥線各件，初運交西關榮華東街的辦事機關，由練達成收藏，復由練密交五仙門福音堂黃守代貯；及租得後樓房，乃由宋少東夫婦遷入居住，由劉錦洲蓋章担保，炸藥則由溫玉山乘肩輿暗運入屋。炸藥運入

後，堅如即促宋少東遷出，自己與兄古愚及練達成等五人遷入。九月初五日晚，堅如與各同志徹夜動工，由該屋對着德壽住處，掘一地道，深約五尺許，將炸彈裝入鐵桶，置於洞底。接以引線；次日天明工程告竣，乃燃香置於引線之上，臨行反扃戶，相約會於開往香港的早班船上。堅如由西門出，練等由南門出，沿路不聞有動靜，比至船上相會，彼此私議，疑怪莫名。堅如乃使其兄及練等三人先行赴港，自己則返後樓觀看，只見引線爲潮氣浸濕，香燼而線不燃。這時已近朝午，恐舉動不便，乃更留一晝夜，定於初六早再行燃放。但遍視室中，除昨晚遺下的洋火一盒外，已一無所有，又不敢再扃戶外出，以引起鄰右的疑心；於是在這一日一夜之間，堅如像螞蟻繞磨一樣的周行室中，料水不得入口；直到天明，才又安置引線；燃點既畢，潛行出戶，輕輕將門虛掩。他本想即刻出城，乘輪赴港，但轉念一經去港，萬一輪已開行，而藥力又像昨天不炸發，此時已無人在省照管，豈不誤事？乃決計不再下輪，前往西關第一長老支會禮拜堂同志毛文明寓，略事休息。他自策動此事後，由運藥入城，鋤掘坑坎，燃點藥線，辛苦經營，已

有幾夜沒有交睫了。他今晚準備好好的睡一會，但心事忐忑，輾轉反側，不能成寐，忽然聽到轟然一聲，比暴雷還要響；他很興奮地起來，問旁邊的人道：「這是什麼聲音！」不一會，街頭巷尾就喧傳督署被炸，堅如暗暗歡喜，以為大事已成了。但過一會，又聞傳總督無恙，祇吃了一驚，在夢中從牀上墮到地下，爬了幾尺遠，魄散魂飛，還沒有性命之虞，祇督署後面的圍牆等處坍塌了十多丈，附近民房坍塌了數家，死傷各數人云云。原來因堅如未深諳燃放炸彈的方法，以二百磅炸藥的巨量，僅置雷管少許，所以只燒去炸藥的一部份，收效甚微；但堅如不知道。他暗忖，以為按藥力的分量，督署當可焚燬一空，因德壽臥房曾用遠視測量法推測，距離藏藥之所，不出十五丈以外，雖下有石壁阻隔，然以如此重量之炸藥，不爆則已，爆則屋宇崩頹，德壽必無倖理；而現在街巷傳言，竟說德壽沒有死，豈不是怪事？爲了探求究竟，解答心裏的疑問，遂僱乘肩輿，親往爆炸地點視察；他的胆子可說大了。

九月初六日，是星期日，輪船停航；堅如深以一擊不中爲憾，思乘機再舉，乃往汕

欄門鴻與客棧訪同志胡心泉兄弟，道明其意。胡氏兄弟苦勸，並囑他不要進老城；他以爲熟識的人少，且沒有證據，不甚措意。初七日早晨，堅如直下輪返港，不料爲偵探所尾，弁字營勇伏伺要路，一等堅如來到，即爭前以轎子把他抬起，列兵隊前以警戒，如臨大敵。堅如既被捕，德壽命押入南海縣署；搜查身上，獲得德文炸藥配製法一紙，南海令裴景福大喜，以爲可以邀得大功了，遂派兵數十名日夜環守。爲了要獲得實情，羅成大獄，裴景福最初對堅如故爲優待，用甘言百般引誘；但堅如只認是主謀，堅不吐下同黨。裴見不能誘動，遂以威力相脅迫；拿出一名單，上列四十多人，都是革命黨中有聲望的，迫令供認。堅如儘管備受各種慘無人道的刑罰，但始終傲睨自若，怒目不答！辛被定斬首之刑。就義之時，爲九月十八日，年纔二十二歲。他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國父語），也是爲共和革命的第一個暗殺者。

寫完了堅如的生平事蹟，使筆者連想到張良。良少時，爲韓國報仇，狙擊秦始皇博浪沙中，是何等的壯勇；後來佐漢高祖，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又是何等的智謀！

司馬遷爲良作傳，初以爲是個魁梧奇偉的漢子，及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禁生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之嘆。現在筆者編寫堅如的生平事蹟時，也不禁有同樣的感想！

陳師聖、王臣

四二

五、「革命風潮自此萌芽」

「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喪沮，國土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

是爲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國父

皓東與堅如的殉難，確是革命前途的大不幸，國家的大損失，不過其意義很重大，而且在無形中有不小的收穫和影響。

「易經」有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是中國有革命之始。不過當時的革命，除弔民伐罪外，其更重要的一個目的，在另建帝王系統，傳子傳孫以至於萬世；這種革命，就人民的觀點看來，最初也許是順天應人，但結局仍是以暴易暴，換湯不換藥。在滿清統治期間，台灣朱一貴的中興會、山東王倫的白蓮教、台灣林爽文的天地

會（又稱三合會或三點會）、林清及李文咸的天理教、以及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他們的革命雖加進了反清復明之狹義的民族主義，但在政治上仍是想爭皇帝，沒有脫前人的窠臼。直到國父創立興中會，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才改變了歷史上傳統的一家一姓的革命形式，開創了中國有史以來未曾有的共和革命；而皓東就是為共和革命犧牲的第一人。俗說：「凡事起頭難。」皓東是個起頭者；起頭的人是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家；既經創造發明，由後知後覺者做效推行，就比較容易了。所以自第一次廣州起義以後，為共和革命而奮鬥犧牲的，能前仆後繼，我們追本溯源，要歸功於皓東的起頭。

其次，就第一次廣州起義所犧牲的同志說，皓東是青年學生，丘四、朱貴全是會黨中人，程奎光是水師軍官，可見中國現代式革命的第一次發動，就是一個知識份子、下層社會和前進軍人的聯合陣營，這改變了歷史上傳統的農民暴動式的革命，首先使中國出現全民革命的雛型，而開創了中國現代革命運動的新路線。

再次，在第一次廣州起義所用的黨旗，是皓東創造的，他並為保護黨旗而犧牲；從

這一點說，也有起頭的意義。而且，他不僅是黨旗的創造者，並且是國旗的創造者，因為國旗是從黨旗演變而來。原來同盟會成立的第二年，即曾討論中華民國國旗的形式問題，國父主張沿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說這是皓東所發明，並為此旗而流血，不可不留作紀念。黃克強初頗持異議，以為形式不美，且易和日本太陽旗混淆。國父爭之甚力，主張增加紅色，改作紅藍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愛的意義。在當時雖沒有決定，但後來自民國紀元前五年防城之役到民前一年黃花岡之役，革命軍都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黃克強迭任主帥，從沒有反對的表示。武昌起義之後，各省所用的旗幟，頗不一致，除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外，更有十八黃星旗，五色旗，及井字旗。後來北京政府折衷規定，以五色旗為國旗，十八黃星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為海軍旗。國父聞之甚為不滿。到中華革命黨成立，遂復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為國旗，青天白日旗為黨旗。及民國九年，國父由非常國會選為大總統，才公然宣布廢止五色旗及十八黃星旗，而制定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為國旗。民國十年，陳炯明叛

變，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同遭厄運。民國十二年，國父在粵重組大元帥府，就職日正式舉行閱兵授旗禮，於是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復飄蕩於廣州；到十六年，才飛揚於全國。現在我們看見國旗，追根溯源，就會想到她的創造者——皓東。

最後，在第一次廣州起義之前，國父等雖有四大寇之稱，但知道的人究很少；而且當粵督譚鍾麟據報他要弒事時，竟說：「孫乃狂士，豈能造反？」可見清廷最初對他並不重視。但自第一次廣州起義，皓東慷慨殉難之後，清廷就漸漸注意他，把他和康梁並列，行文通緝，因此有倫敦的蒙難。國父在倫敦蒙難，雖是不幸，但從此世界知名，被目為中國革命領袖，其地位遠非康梁所能及了。

不過以皓東為主幹的第一次廣州之役，其影響雖如右述之大，但另一方面，革命運動則從此進入最艱難困苦的時期。因為這一役的失敗，使十餘年來所建立的革命基礎完全破壞，並喪失了一位得力的革命健將——皓東。而國父在海外的鼓吹，又毫無效果。同時又有保皇黨的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

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幸好正在朝氣初發時代，同志都不灰心；經國數年的策劃，而又有民國紀元前十二年的惠州起義。而堅如之炸德壽，在策應惠州起義，也是惠州起義的一支。這一役雖然又失敗了，但影響却更大；且看 國父在「自傳」裏的話：

「經此失敗而後，回頭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余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觀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名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革命風潮既已萌芽，所以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除在粵有李紀堂、洪全

福於紀元前十年（清光緒二十八年西曆一九〇二年）陰歷除夕謀在廣州舉義，在湘有黃興、馬福益於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十月謀在長沙舉義外，尚有會黨周雲祥於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夏在雲南以獨立黨發難，已連陷臨安等數城，萬福華於紀元前八年十月在上海槍擊前桂撫王之春，未中被捕；這些義舉都是受了惠州起義的革命風潮所感動而興起的，事雖未成，但可見革命運動的澎湃了。

堅如之炸德壽，就其爲惠州起義的一部說，影響之大，已如上述；再就其爲暗殺說，影響也不小。筆者在前面曾引過一句俗話，說：『凡事起頭難。』作爲一個共和革命的刺客說，堅如也是個起頭者。固然，在堅如以前，也有不少勇敢赴死的刺客，如專諸的刺吳王僚，豫讓之刺趙襄子，聶政之刺韓相俠累，荊軻之刺秦始皇等；但這些人都是爲知己而死，其關係是私的，不能說是殺身成仁。後來宋朝施全擊秦檜未中，被執，秦檜詰問他，他說：『天下人皆恨虜，而汝與虜通，故爲天下人殺汝。』這凜然有爲民族的意義，比專諸等已進一步了。不過，堅如更進一步，他不但爲民族，而且爲共和；他

是爲民族並爲共和而行刺的第一人。自他以後，謀刺賊虜的，前仆後繼，如萬福華之擊王之春，吳樾之炸五大臣，劉思復之炸李準，徐錫麟之刺恩銘，熊成基之謀殺載洵，黃復生等之炸載灃，溫生才之擊孚琦，林寇慈陳敬岳之炸李準，李沛基之炸鳳山等，不勝枚舉，其中吳樾、徐錫麟、熊成基、溫生才、林寇慈、陳敬岳並已相繼死義，這都是受了堅如起頭倡導的影響。

陸皓東、史堅如

五〇

(附) 國父革命同志的第一人——鄭士良

陸皓東是爲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史堅如是爲暗殺而成仁的第一人，而鄭士良則是國父革命同志的第一人。他們三個「第一人」，在革命事業上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士良也是個中堅份子；惠州起義，他更是個司令官。所以他們三人可說是革命初期幫助國父功勞最大的三個代表人物。

士良號弼臣，廣東惠陽人。他原名振華，字安醫，士良、弼臣是他參加革命時的化名，後竟以是稱。他自少有大志，秉性俠義；並喜歡拳術，非常矯捷雄健。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做鹽運使署的稽查，利會黨爲耳目，所以他自幼卽和洪門會黨中的人熟識，因而具有反清復明的思想。十九歲時，他由惠陽到廣州去求學，初進德教會所辦的禮賢學校，遂皈依基督教。畢業後，入博濟醫學校，與國父、楊襄甫、廖德山等同視。

國父一見士良，即奇其人，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一般同學對國父的言論多不重視，只有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訴國父，他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可羅致會黨以聽指揮。國父對他甚為嘉許，引為同志，是為國父的第一個同志。後來國父聽說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因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遂轉學香港入雅麗氏醫院附設之學校。士良也輟學回惠陽，在淡水墟開設同生藥房，專從事聯絡三合會黨，為起事的預備。

國父自雅麗氏學校畢業後，遂在澳門，廣州兩地行醫，暗中進行革命。國父常在廣州廣雅書局內的抗風軒討論革命方略，士良也是參加人之一；當時國父曾提議設立興中會為進行機關，但因同志太少，未得具體。等到士良結納會黨及聯絡防營的工作，漸具端倪，國父遂偕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的虛實。及中日戰爭發生，國父以有機可乘，乃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並籌募款項。後來清兵屢敗，朝鮮既失，旅順、威海衛又相繼陷落，京、津也岌岌可危。國內同志見此情形，便急電促國父回國主持。

國父乃偕鄧蔭南、宋居仁及歐美技師將校數人歸國，於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春抵香港，即與士良、陸皓東、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等，策劃進行，決定擴大興中會的組織，設總機關於士丹頓街十三號，榜其門叫乾亨行；國父又偕士良、皓東等到廣州，設指揮機關於雙門底王氏學舍，榜其門爲農學會，又於鹹蝦欄、河南設支部。士良奔走各方，東江、北江、西江、順德、香山一帶會黨李杞、侯艾存、大砲梁等均經聯絡妥當，防營也有接洽，三元里團防及鄭全所部安勇又通聲氣。部署既就緒，遂定於九月九日發動，因爲這天是秋祭掃墓節，可乘勢混進城中。不料這時忽然發生臨時政府的領袖問題；這領袖稱爲總統，楊衢雲早欲得此席，曾親對國父說：「非得此席，不足以號召中外。」士良聽到這話，大爲反對，說：「此席大家都屬意於孫先生，如有他人作非分想的，我當殺死他！」國父深恐黨內因此發生內鬩，力勸優容，顧全大局，才得沒有發生變故。到了初九日早晨，士良和陳少白率領各會黨及民團首領齊集雙門底機關部領取命令口號，預備迎接由香港來的革命軍，分頭舉事；不料

楊尚雲以在港準備未妥，通告延期兩天，在延豫期間爲清吏所偵知，以致事敗；皓東、丘四、朱貴全等卽於此役而犧牲。

舉義旣敗，士良偕陳少白先行走港；國父則乘所備拖帶軍隊來省的小火輪，由廣州經順德到香山之唐家灣，再乘肩輿赴澳門，搭輪往香港。大家晤面，共商後事，但香港能否居留，實爲先決條件。國父乃到英國顧問律師達尼師處，詢問政治犯能否在此地居留。達尼師答，此事在香港尙係第一次，能否容留，當依港督之意辦理，但以先行離去爲宜，免遭驅逐。於是國父遂與士良、陳少白同乘日輪廣島丸赴橫濱。國父到日本，以返國無期，乃重作檀島之遊；由馮鏡如馮紫蘭兄弟借旅費五百元。國父以一百元給陳少白；另以一百元給士良，要他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儘管經濟這樣困難，但士良並不灰心。士良到香港，進行更爲積極；一面收拾餘衆，一面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各省會黨，以謀統隸於興中會旗幟之下；及史堅如入長江各省聯絡會黨回來，到民國紀元前十三年（清光緒二十五年西曆一八九九年），就有湘人畢永年、

老會龍頭李雲彪、楊鴻鈞、辜天祐諸人，聯合全國各祕密會黨，奉 國父爲首領之議。楊衢雲於是請辭與中會會長職，并薦 國父自代。未幾三合及哥老兩會代表集香港；於民國紀元前十二年（庚子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三月開大會於與中會本部，共舉 國父爲總會長；這種會黨大合併之事，實是士良和堅如的功勞。

與中會改組既竣，陣容一新，各同志不免有些靜極思動。這時又值拳匪之事起，全國震動， 國父認爲時機可乘，遂於五月中旬偕楊衢雲及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誠、原口聞一等十餘人，乘法輪煙狄斯號到香港，不得上岸，遂在船旁一小舟上召開軍事會議，出席的有士良、陳少白、史堅如、楊衢雲、宮崎寅藏等，議定由鄭士良督率黃福、黃耀廷、梁慕光等赴惠州，準備發動；史堅如赴廣州，組織起事及暗殺機關，以資策應。 國父以事赴新加坡，未幾返港，擬即潛入內地，親和士良督率各部起事。不料途爲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當時日本同志，堅決主張乘夜暗上龍山，疾入內地，去廣東省城，作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舉動。 國父以爲這無異投肉給餓虎

，甚不同意；於是將惠州發難的責任，委之士良；而自己則折回日本，轉渡台灣，設法潛入內地。

惠州三洲田的山寨一帶，向爲會黨嘯聚之區，士良奉命運動起事，即以這裏作根據地。經數月的策劃，共有壯士六百人，不過洋槍僅三百枝，子彈僅三十發，雖由附近清軍防營密購槍彈若干，但仍不敷所用。所以須等 國父接濟的槍彈運到，才可發動。士良及黃福、林俠琴、曾捷夫、楊發、黃耀廷、廖和、唐皮、林海山、何松諸人，靜候數月，初設司令部於三洲田廖氏宗祠，廖氏族中的耆老起而反對，乃改設於馬欄頭同志羅生的大屋內。後來因糧食漸漸缺乏，士良乃令所部分居附近鄉村，僅以八十人留守大寨。因恐風聲外洩，對於附近鄉民入寨樵牧的，一概留，不許外出；於是謠言大起，紛傳內有亂黨數萬人將揭竿起事。陰歷潤八月上旬，粵督德壽據各方警報，乃令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靖勇及虎門防軍四千餘人，於初十日進駐深圳；陸路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填紮淡水鎮隆，以塞三洲田的出路。何鄧聽說革命軍的勢力大，不敢深入。

士良鑒於戰機日迫，急電 國父說，如果能以子彈送到廣東某地，先期示約，一氣突出取之，可操勝算。這時 國父正在台灣，和日本台灣總督兒玉商議接濟軍事，乃令即行起事，直抵廈門，便有接濟；一面命宮崎等電約菲律賓志士，將從前所購三百萬發子彈，急運至廈門。可是 國父的復電尙未到三洲田司令部，而清將何長清已派游擊陳良燧率先鋒營二百人，進駐新安縣屬之沙灣，哨騎且達到橫岡，有進窺三洲田的趨勢。士良爲先發制人計，便於潤八月十五日晚，命統將黃福率敢死隊八十人襲清軍於沙灣；這一場激戰，殺了清軍四十人，奪洋槍四十桿，彈藥數箱，生擒三十餘人，皆令剪辮服役。清軍不知革命軍究有多少，都驚駭逃命，革命軍聲勢因而大振。

革命軍正要乘勝追擊的時候，而 國父的命令已到三洲田，士良乃遵滿指示，中止進軍，取道東北，以向廈門。但倉卒之間，僅得壯士六百餘人，步槍三百餘桿，欲達廈門，實力不免過薄；乃號召平山、龍岡二處，募得兵士千餘人，沒有槍的則執戈矛，二十二日直向鎮隆前進。清軍副將杜鳳梧，率兵出佛子坳，扼險堵截。士良令持矛的在前

，持槍的分左右兩翼，乘敵軍不備，爬行上山，薄壁大呼，敵又驚潰。這一場戰鬥，生擒杜鳳梧及敵兵數十人，殺死守備嚴某，奪槍七百餘桿，彈五萬發，馬十二匹。這天晚上，革命軍在鎮隆宿營。

這時梁慕光、江維善等也率駐博羅附近的革命軍別動隊，紛紛響應；二十一及二十二兩日，聚衆千餘人，圍攻博羅縣城，另以小隊進撲惠州府城。惠州知府沈傳義預將博羅到惠州的浮橋截斷，以防偷渡，並募勇士二百名，極力守禦；粵督德壽先後檄調提督馬維騏、劉邦盛、總兵黃金福、鄭潤琦、都司吳祥達、莫善積等，各率所部馳往救援，迭在府城外、白芒花、平潭等處，與革命軍接戰，互有勝負。梁慕光等以衆寡不敵，遂分爲數路，退駐鄉村。惠州城既解了圍，於是清軍乃全力來對付三洲田的革命軍。

清軍數路有一萬多人，聲勢甚盛；士良覺得非出奇不能制勝，乃率隊向永湖前進，路上經過兩三次小戰，所向披靡，一路秋毫無犯。各處鄉民都燃爆竹迎送，並以酒食慰勞；各地來投效的不下數千人。二十四日由永湖出發，行未數里，即遇自淡水退回及由

惠州派來的大隊清軍約五六千人；士良急派一千多人，施行突擊；激戰數小時，清軍大敗，分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等處逃竄，陸路提督鄧萬林中槍墜馬逃去。這一場惡戰，革命軍奪得槍六百桿，子彈幾萬發，戰馬三十多匹，俘虜幾百人。當晚士良派兵追至白芒花，沒有見到敵人的踪跡，才收兵而回。二十六日到崩崗墟，據探報隔河有清兵六七千人，士良乃率衆據高地，布陣遙擊；到夜晚，派兵一小隊出襲，清軍稍退。第二天，以全力進攻，苦戰數小時，清軍大敗，士良以彈藥不繼，未使窮追，乃率衆至黃沙洋。二十八日到三多祝，四鄉來投效的更多，前後共得兩萬多人，乃暫駐白沙，編列隊伍，厚集糧餉，以備由三多祝到梅林間五日路程之需。

這時 國父在台灣，以革命軍連戰皆捷，乃致電日本同志宮崎寅藏，令將前向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預商借用的械彈，速送惠州沿海岸接濟，一面向台灣總督兒玉接洽，請其協助武器。不料因有日人村中彌六棍騙非島軍械案發生，非械不能接濟；而不巧日本政府又於這時更換內閣，新首相伊藤博文對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前大不相同，不許台

灣總督協助中國革命軍，不許日本軍官投效革命黨，又禁止武器出口。因是 國父潛渡內地及接濟武器的計畫，完全失敗；乃派日本志士山田政偕同志數人，從香港經海豐而到革命軍大營，傳達士良說：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卽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自決進止云云。士良於二十九日早上在白沙接到這個通知，便宣示給各弟兄；全軍聞之，莫不慷慨激昂，呼聲震野。士良乃召開軍事會議，解決進止；大家以爲廈門一路既不能去，不如沿海岸退出，再回三洲田大寨，設法自香港購取彈藥，復會合新安虎門同志，以攻廣州。議既定，乃忍痛解散各處來投效的同志，只留携有槍械的一千多人，分水陸兩路退回三洲田；不料行至橫崗地方，爲何長清所部截擊，卒致解體。士良及黃福、黃耀庭等先後避走香港。

士良雖經這次大失敗，並不氣餒。民國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西曆一九〇一年），他又奉 國父命，自日本返香港有所活動。不幸這年七月某日，他和中國報記者鄭貫公、同志陳和等在水坑口宴瓊林酒樓吃酒，忽覺不適，貫公陳和兩人送他回寓，道經永

梁街中國報館時，鄭貫公敲門預備進去，而他竟死在手車上面。其夫人鍾氏聞訊，請官檢驗，據醫言並無傷痕，係中風所致。但一說他是中毒死，毒藥係由清吏買通鄭夢唐所投云。

x

x

x

x

x

我們考士良一生事業，以庚子惠州之役，功績最大：這一役
國父在「自傳」裏會詳為說明，前已引述，茲不重錄。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二——三〇〇〇）

陸皓東史堅如

定價國幣三〇〇元

編 著 者 何 伯 言

發 行 者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美 吉 印 刷 社

地址：南京四牌樓
電話：三四〇一二轉

版 權 所 有

封底